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发掘简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 西安市 710054)

关键词: 杨官寨遗址 制陶作坊 环壕

KEY WORDS: Yangguanzhai site Pottery workshop Moat

ABSTRACT: The Yangguanzhai site is located one kilometer north of the Jing River, near the Yangguanzhai village. Since 2003, the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has excavated 17,678 square meters at the site and have gained important insight about the site. Two major cultural remains were found, namely the Miaodigou Culture and the Banpo IV Culture. Among all the discoveries, the moat of the Miaodigou period and the pottery workshop of the Banpo IV period generated wide attention from archaeologists and scholars. The site is important to the study of the regional cultures, settlements, economics, and trades.

高陵属西安市辖县,因县南有奉正原,形体高隆,状若丘陵而得名,县内有渭、泾两大河流。杨官寨遗址行政区划属高陵县姬家乡杨官寨村,地处“泾渭交汇”处西北约4公里的泾河北岸一级阶地上,南距泾河约1公里,海拔498.5米(图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3年进行考古调查时首次发现该遗址,经数年工作确认其南北宽约800、东西长约1000米,面积约80万平方米。2004年5月至今,先后对泾渭苑、陕西万方汽车零部件公司、长庆高陵基地工业区等多个涉及杨官寨遗址的基本建设项目开展了考古工作。目前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发掘面积已达17678平方米。

发掘区以产业园东西二路为界,分为南、北两区(图二)。南区的发掘工作已于2006年底结束,累计发掘面积5615平方米。发现仰韶时期各类房址27座、灰坑496个、陶窑8座、瓮棺葬9座。出土陶器5273件、石器353件、骨器303件、蚌器16件。北区的发掘始于2006年,目前发掘总面积已达12063平方米,共发现仰韶时期各类房址30座、灰坑379座、陶窑13座、瓮棺葬34座。此外,遗址中还发现有汉、唐、明、清等时期的少量遗存。这里主要介绍遗址内的仰韶时期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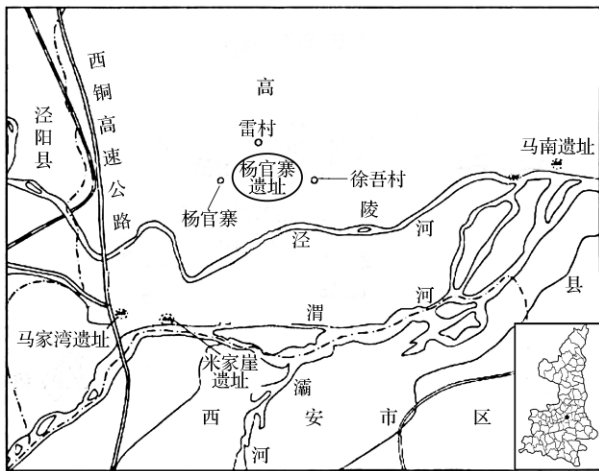
一、地层堆积

杨官寨遗址整体地势较为平缓,略呈北高南低,长期的生产活动改变了遗址的原始地表,致遗址的各区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下面以遗址北区T0702~T0802南壁剖面(图三)以及南区南部TG1西壁剖面(图四)为例,将地层堆积情况说明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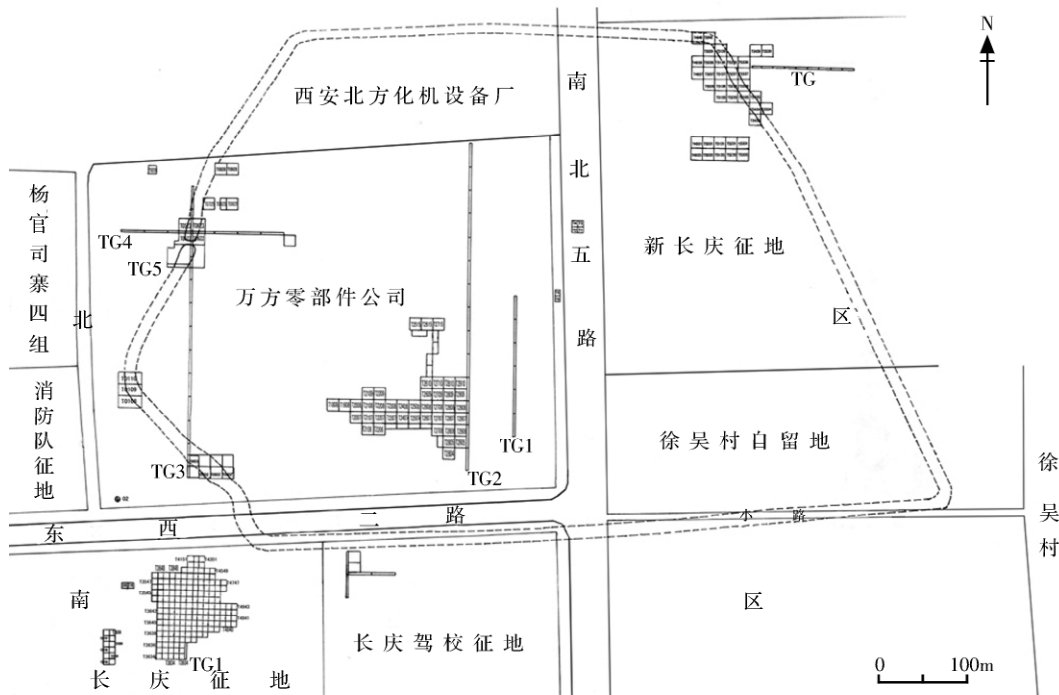
(一) T0702~T0802南壁地层剖面

T0702、T0802位于遗址北区南部,其地层堆积分为以下几层:

第①层:土质较疏松,呈黑褐色,厚0.1~0.2米。包含大量植物根茎,出土少量瓦片等。该层为现代耕土层。



图一 杨官寨遗址地理位置图



图二 杨官寨遗址发掘位置及庙底沟文化聚落环境范围图

第②层: 土质较硬, 呈浅黄色, 厚 0.1 ~ 0.3 米。包含少量植物须根、出土近代瓦片及石块等。该层为近现代堆积层。

第③层: 土质较硬, 呈浅黄色, 厚 0.2 ~ 0.55 米。出土大量泥质和夹砂陶片, 器形有盆、钵、罐等, 纹饰有粗、细绳纹、附加堆纹等。出土陶片分析, 该层堆积形成的年代不晚于半坡四期文化^[1]。开口于该层下单位有 H810 等。

第④层: 土质较疏松, 呈浅黑色, 厚 0.3 ~ 0.75 米。出土大量夹砂和泥质灰陶, 纹饰以绳纹为主。从出土物分析, 该层堆积不晚于庙底沟文化^[2]。开口于该层下的单位有 G8~4(庙底沟文化聚落环境的一段) 和 H853 等。

第④之下为生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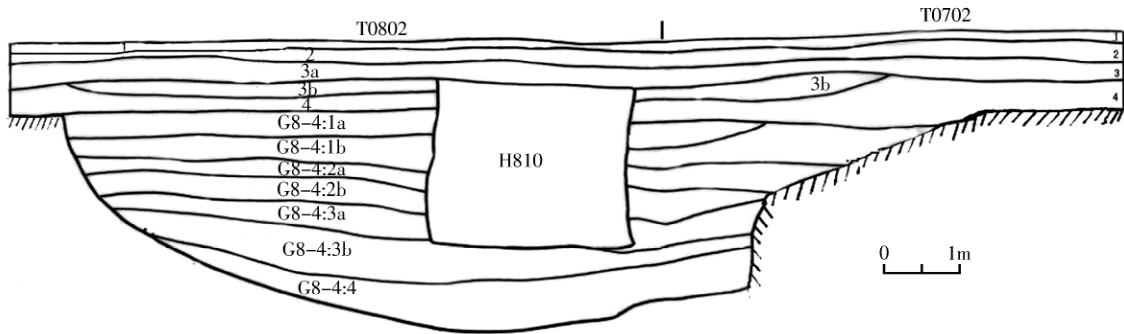
(二) TG1 西壁地层剖面

TG1 位于遗址南区南部, 正南北向, 位于 T4034、T4035、T4036 三个探方西侧。其文化层堆积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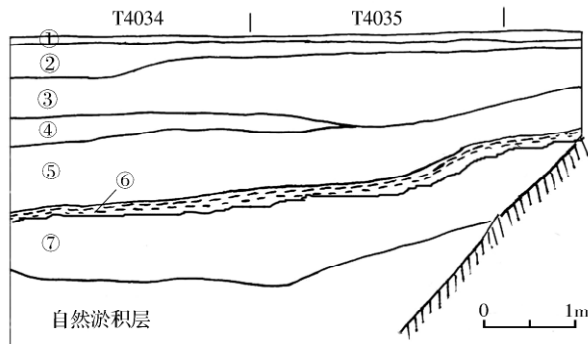
第①层: 土质较疏松, 呈黑褐色, 厚 0.1 ~ 0.15 米。包含大量植物根茎, 出土少量瓦片等。该层为现代耕土层。

第②层: 土质较硬, 呈浅黄色, 厚 0.2 ~ 0.55 米。包含少量植物须根、出土有近代瓦片等, 该层为近现代堆积层。

第③层: 土质硬度大, 呈黄褐色, 厚 0.6 ~ 1.1 米。出土近代瓦片、青花瓷片和小石块等, 该层



图三 T0702 T0802 南壁剖面图



图四 TG1 西壁剖面图

为明清时期。

第④层: 土质较硬, 呈灰褐色, 厚 0.2 ~ 0.4 米。出土少量内施布纹、外饰绳纹瓦片及唐“开元通宝”铜钱等, 偶见仰韶时期陶片, 该层为唐宋时期堆积层。

第⑤层: 土质较硬, 呈浅黄色, 厚 0.5 ~ 1.05 米。出土大量泥质和夹砂红陶片, 器形有折沿长颈尖底瓶、宽沿盆等。为半坡四期文化堆积层。

第⑥层: 踩踏层, 土质较硬, 呈千层饼状, 呈浅褐色, 厚 0.1 ~ 0.15 米。出土物较少, 从其上、下两层均为半坡四期文化堆积来分析, 这也是半坡四期文化的遗存, 遗址南端一条古老的自然断崖被该层叠压。

第⑦层: 土质较疏松, 呈浅黑色, 厚 0.8 ~ 1.5 米。稀见陶片出土。为半坡四期文化堆积层。

第⑦之下为古河道淤积层, 未发现文化遗存。

结合以上两组地层堆积以及多处发掘情况分析, 杨官寨遗址以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存为主: 即主要分布于北区的庙底沟文化和主要分布于南部的半坡四期文化, 两种文化遗存叠压区域大致在 T0702、T0802 的东西一线附近。

二、庙底沟文化遗存

(一) 遗迹

庙底沟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遗址北区和南区的北部, 最重要的收获是确认了遗址北区的庙底沟时期聚落环壕, 而南区北部的遗迹单位主要是灰坑。

1. 聚落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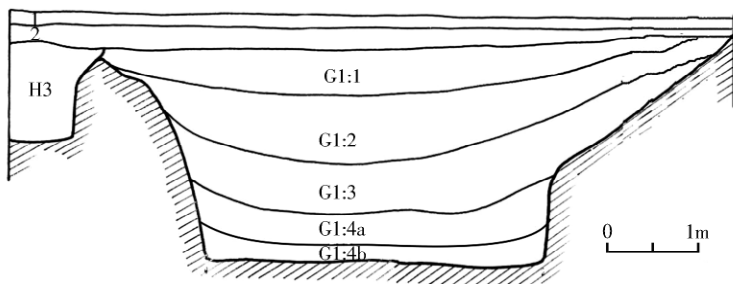
勘探和发掘资料表明, 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的聚落被一道壕沟环绕, 该壕沟保存基本完整, 平面略呈梯形, 周长约 1945 米, 壕沟环绕面积 24.5 万平方米, 壕宽 9 ~ 13、深 2 ~ 4 米左右。环壕西部发现一处门址^[3]。为进一步了解环壕特征及其内部结构, 我们对环壕聚落中南部、东北角、西南角及西门址两侧等区段分别进行了发掘。已发掘各区段环壕分别命名为 G1、G8、G8 ~ 1、G8 ~ 2、G8 ~ 3、G8 ~ 4 和 H776^[4] (图二)。

现以环壕 G1 段为例介绍如下:

G1 位于遗址北区东北部, 实为庙底沟环壕东北处一段, 为东南 ~ 西北走向。分布遍及 T5433、T5534、T5434、T5435、T5335、T5336、T5236、T5337、T5237、T5238、T5138、T5139。G1 在 T5238、T5138 内的部分发掘完毕, 该部分长 13 米。开口叠压于②层下, 口宽底窄, 剖面略呈倒梯形, 口部宽约 6.3、底宽约 3.7、深 3.35 米。沟壁斜直内收, 壁面凹凸不平, 但未见工具加工痕。底面较为平整, 北高南低。沟内堆积层共分为 4 层(图五):

G1:1: 厚 10 ~ 70 厘米, 深褐色土, 土质较松软, 结构松散, 内含少量红烧土、贝壳、小石块、草木灰等。出土少量陶片, 泥质为主, 夹砂次之, 泥质陶多为素面, 夹砂陶多饰绳纹, 可辨器类有钵、罐、尖底瓶、瓮、釜等。

G1:2: 厚 25 ~ 50 厘米, 土质灰色, 土质结构松散, 内含少量烧土块、木炭屑等。出土物有动物骨骼、贝壳、兽牙及少量陶片。陶片以泥质陶为主, 夹砂陶次之, 泥质陶多为素面, 夹砂陶多饰绳纹, 并有少量彩陶, 可辨器类有罐、钵、釜、尖底瓶、瓮等。



图五 G1 西壁剖面图

G1:3:厚45~145厘米,土质结构较松散,土色浅灰,内含少量动物骨、贝壳、红烧土、琉璃渣、草木灰等。出土大量陶片,泥质为主,夹砂次之。可辨器类有罐、钵、釜、尖底瓶、瓮等。纹饰多为素面,少量粗细绳纹、附加堆纹及彩绘。

G1:4:淤积层,可细分为G1:4a和G1:4b两个小层。

G1:4a层,厚约30~60厘米,土质较硬,结构紧密,较纯净,土色浅黄,包含有少量草木灰及细沙,基本未见文化遗物。

G1:4b层,厚约20~60厘米,黄色土,土质较软,结构紧密,纯净,包含零星草木灰及细沙。

G1:4b层下为生土。

2. 房址

杨官寨遗址共发掘庙底沟文化房址23座,平面均为圆角方形或近圆形的单室结构,屋内面积多在15~25平方米左右,未发现大型房址,建筑方式可分为半地穴式和地面式建筑两类。现分别以F20、F43为例介绍如下:

F20位于遗址南区北侧的T3837中部,为半地穴式房子(图六)。开口叠压于该探方④层下,北部被H192打破,打破生土。室内平面呈椭圆形,长径340、短径320、深95厘米。

门道在房子的西南角,分为内外两部分。内门道有二层台阶,由外向内第一级台阶高10、宽70、长20厘米,第二级台阶高20、宽80、长40厘米。在内门道内侧有一条长95、宽5、深5厘米的沟槽,推测可能是为了安置挡门的木构设施。外门道处的硬面长8、宽80厘米,向西南方向延伸。

房址南侧底部发现一个柱洞和一处灶坑。柱洞口径10、深10厘米。灶坑平面呈椭圆形,长

径50、短径40、深15厘米。灶壁部分经草拌泥涂抹,被火烧成5厘米厚的红烧土层。房址底部较平,坚硬。房址东南部靠近墙壁处经火烧形成厚1.5厘米左右的红烧土层。房内堆积土质较松,呈深灰色,其中夹杂有瓶、盆、缸等陶器口沿及底部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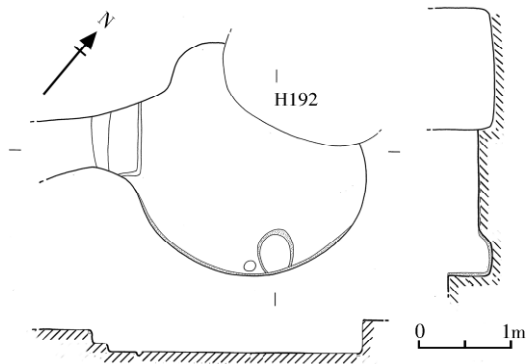
F43位于T0621南部,开口叠压于③层下,距地表200厘米,为一处地面式建筑。平面形状为椭圆形,长径435、短径400厘米。由于破坏严重,仅存墙基槽、地面、门道、柱洞和灶坑(图七)。

墙基槽宽约20~40、深约20厘米。槽内铺垫较疏松的浅灰色杂土,偶见陶片,底部较硬,似经夯打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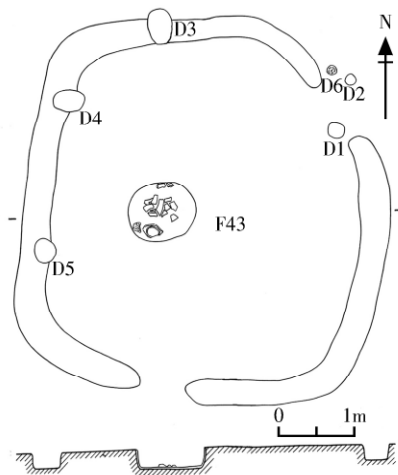
地面以墙基分为内外两部分,内部地面局部踩踏面保存较好,均为平坦的黄褐色硬面,踩踏面下为夹杂料姜石的黄褐色土。外部地面由于破坏严重,仅发现有局部料姜石面残留。

门道有两处,实为墙基槽两个缺口,一处位于房址南部正中,另一处位于东北部。宽度分别为80、100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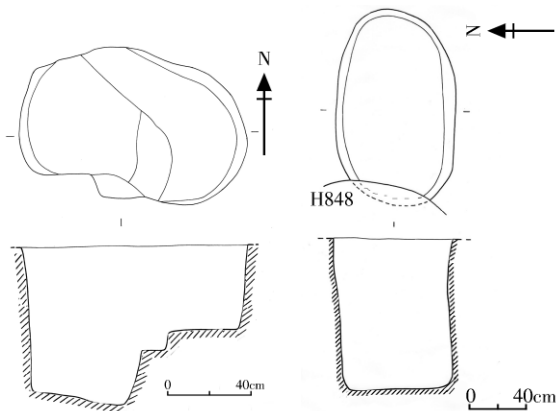
柱洞6个(D1~D6)。D1、D2、D6位于东北部门道两侧,直径分别为20、14、13、深15厘米。洞内填灰褐色土,包含料姜石、木炭粒。其中D6仅留柱础部分,为碎陶片填充。D3、D4、D5为椭圆形浅坑,直径分别为32~48、28~40、28~30、深度均为15厘米。洞内填灰褐色土,含少量料姜石。



图六 F20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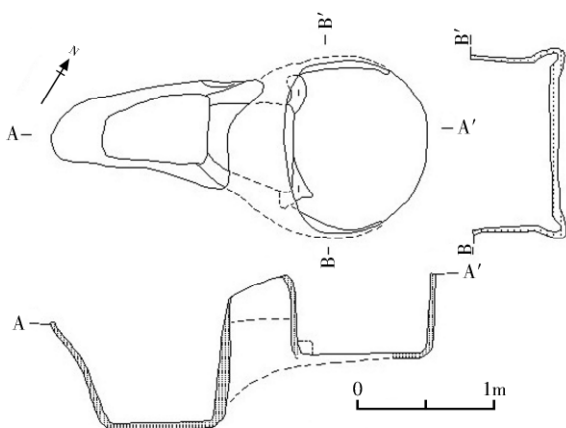


图七 F43平、剖面图



图八 H370 平、剖面图

图九 H853 平、剖面图



图一〇 Y5 平、剖面图

灶坑位于房址中部偏西,平面形状为椭圆形,直壁,平底。长径 86、短径 74、深 22 厘米。灶壁和底部表面均附有一层 2~4 厘米灰色烧结面。坑内堆积为浅灰色颗粒状杂土,土质较硬。包含少量陶片,多为罐的口沿及腹、底部残片。

3. 灰坑

遗址发掘区共发现庙底沟文化灰坑 390 座,遗址北区 251 座,南区 139 座。灰坑平面形状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未见方形或长方形灰坑。现以 H370、H853 为例介绍如下:

H370 位于遗址南区 T4049 中部,开口于④层下,打破生土(图八)。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口径 240~390、底径 160~210、深 74 厘米,坑体东部有两级生土台阶,分别距坑口 146、180 厘米。出土有瓶、罐、钵、盆、瓮等陶器残片。

H853 位于探方遗址北区 T0903 西北部,开口于④层下,打破生土,其西部被 H848 打破。H853 平面形状为椭圆形,口大底小,坑壁斜直,底部平坦。坑口长径 220、短径 140、坑底长径 124、短径 120、深 184 厘米(图九)。坑内填土呈浅灰色,土质疏松,包含少量草木灰、红烧土块等,出土大量陶片。陶片以泥质者居多,夹砂陶较少,陶色主要为红陶,另有少量灰陶,纹饰多为素面,少量饰绳纹,可辨器类有钵、罐、尖底瓶等。

4. 陶窑

遗址内共发掘庙底沟文化陶窑 13 座,主要分布于遗址北区。大多破坏严重,仅留窑床、火膛和操作坑。以保存较好的 Y5 为例介绍如下:

Y5 位于遗址北区 T5534 中部略偏东,开口叠压于③下,打破生土。横穴窑,朝向西南,由窑

室、火道、火膛等部分组成(图一〇)。

窑室 顶部已遭破坏,仅存窑床和窑壁局部,残存高度 60 厘米。窑室平面呈椭圆形,长径 130、短径 108 厘米。窑壁较直,壁面局部有烧结块保留。窑室底部平整,南北两侧有火道与火膛相连。窑室西部有一草拌泥块垒成的不规则挡火墙,残高约 10 厘米。窑室中所有过火面均被烧成 2~8 厘米厚的青灰色硬结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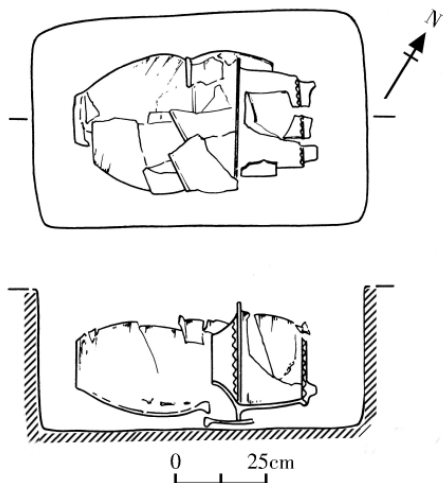
火膛 位于窑室西端,竖穴坑,口大底小。火膛口平面呈圆角梯形,西窄东宽,长 135、西宽约 40、东宽 80 厘米。底平坦,长 80、西宽 35、东宽 55 厘米。火膛壁斜直内收,深 80 厘米。底部南北两侧有火道与窑室相连。

火道 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位于接近火膛底部的东北、东南两角,由斜向上掏出的两条扁圆形洞状通道构成,直通窑室,直径 8~46 厘米,在其东北段火道处发现有用草拌泥粘贴于火道内壁的夹砂陶罐残片,经长期烘烤已与火道壁烧结在一起。另外是位于窑室底部并与来自火膛的火道相连的部分,紧贴窑壁呈环形分布,但东端并未相接。火道宽约 8、深约 15 厘米。

窑室、火膛、火道中均填有浅黄色土,土质较硬,夹杂较多料姜石、红烧土块等。出土有少量泥质、夹砂灰、红陶片,可辨器形有钵、罐、盆等器物口沿残片。

5. 瓮棺葬

杨官寨遗址共发掘庙底沟文化瓮棺葬 14 座,主要分布于遗址北区。墓穴均为长方形或椭圆形竖穴土坑,葬具多为尖底瓶、夹砂罐和盆等生活器皿。



图一 W31 平、剖面图

W31 位于 T0522 西南部,开口叠压于③层下,打破生土,方向西南。为长方形土坑直壁,壁面平整、光滑,平底。墓口长 100、宽 60、深 40 厘米。内填较硬的灰褐色土并夹杂料姜石。葬具为口部相扣的陶灶和夹砂罐,其上另扣一夹砂罐残片,平置于墓坑底部,内见儿童肢骨(图一)。

(二) 遗物

1. 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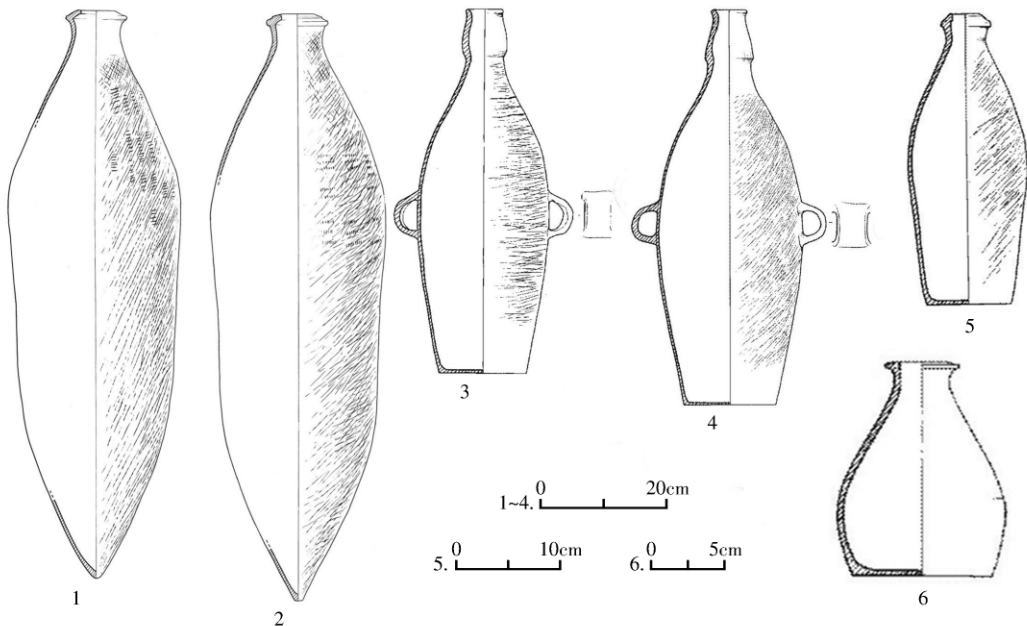
出土陶片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次之,陶色以红陶为主,灰陶次之。除大量素面陶外,纹饰

以绳纹、线纹为主,另外还有少量的弦纹、附加堆纹和极少量的戳刺纹、划纹等,彩陶基本为黑彩,以圆点、弧线和弧边三角等元素组成的图案为主,还有少数具象的动物图案,少数陶器表面以镂空、高浮雕或圆雕捏塑技法构成人面形象。陶器制法多为手制,泥条盘筑痕迹明显,部分陶器口沿见慢轮修整痕迹。主要器类有瓶、罐、盆、钵、釜、灶、瓮、杯、盂、器座、鼓形器、器盖、刀、环、纺轮等。以 H776 和 G8~2 出土器物为例介绍如下:

尖底瓶 多为口、腹和底部残片。均为泥质红陶,少量为灰色或红褐色。颈下至下腹多饰细绳纹或线纹。W18:1,泥质红陶,内外唇明显,截面呈台阶状。细颈,溜肩,束腰,锐尖底,形体瘦长,口部以下饰斜向细线纹。口径 4.5、通高 80 厘米(图一二 1)。W13:1 泥质灰陶,内外唇不明显,截面呈斜坡状。细颈,溜肩,束腰,锐尖底,形体瘦长,口部以下饰斜向细线纹。口径 4.8、通高 83.6 厘米(图一二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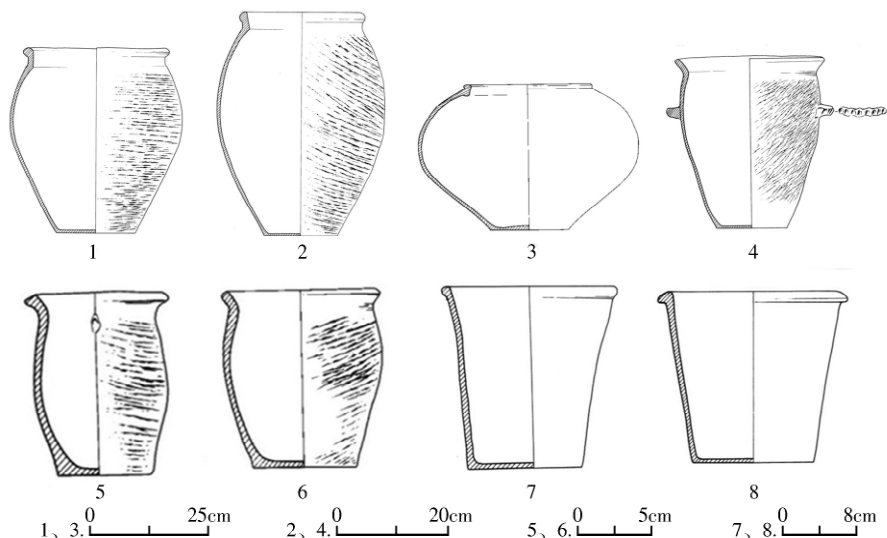
平底瓶 多为口、腹和底部残片。均为泥质红陶,依据口沿形状可分为葫芦口平底瓶、重唇口平底瓶、平折沿平底瓶。

葫芦口 H776:92 泥质红陶,杯形口,尖唇,细颈,深腹微鼓,平底,腹侧有拱形器耳一对,通



图一二 庙底沟文化陶瓶

1、2. 尖底瓶(W18:1、W13:1) 3~6. 平底瓶(H776:92、G8~2②:32、G8~2④:59、H547:6)



图一三 庙底沟文化陶罐及直腹盆

1~6. 陶罐(G8~2③:156、G8~2③:152、H776:3、H776③:8、H776⑥:15、H776③:96) 7、8(G8~2②:21、H776:28)

体饰横向交错细线纹。口径4.6、最大腹径16.8、底径11.2、通高50厘米、壁厚0.4厘米(图一二3)。G8~2②:32 泥质灰陶,葫芦口,尖唇,束颈,矮领,深鼓腹,腹侧有一对拱形耳,平底,颈下饰斜向细密线纹,近底部素面磨光。口径4.7、腹径17.8、底径12.1、通高55厘米、壁厚0.8厘米(图一二4)。

重唇口 G8~2④:59 泥质红陶,敛口,重唇,短颈,溜肩,直腹,平底。颈部以下饰斜向细线纹。口径3、腹径11.6、底径8.2、通高28厘米(图一二5)。

平折沿 H547:6 泥质红陶,侈口,平唇,束颈,溜肩,斜直腹,平底。口径4.7、底径9.5、通高14.9厘米(图一二6)。

罐 数量较多,多为夹砂红褐陶。依口和腹部特征可分以下几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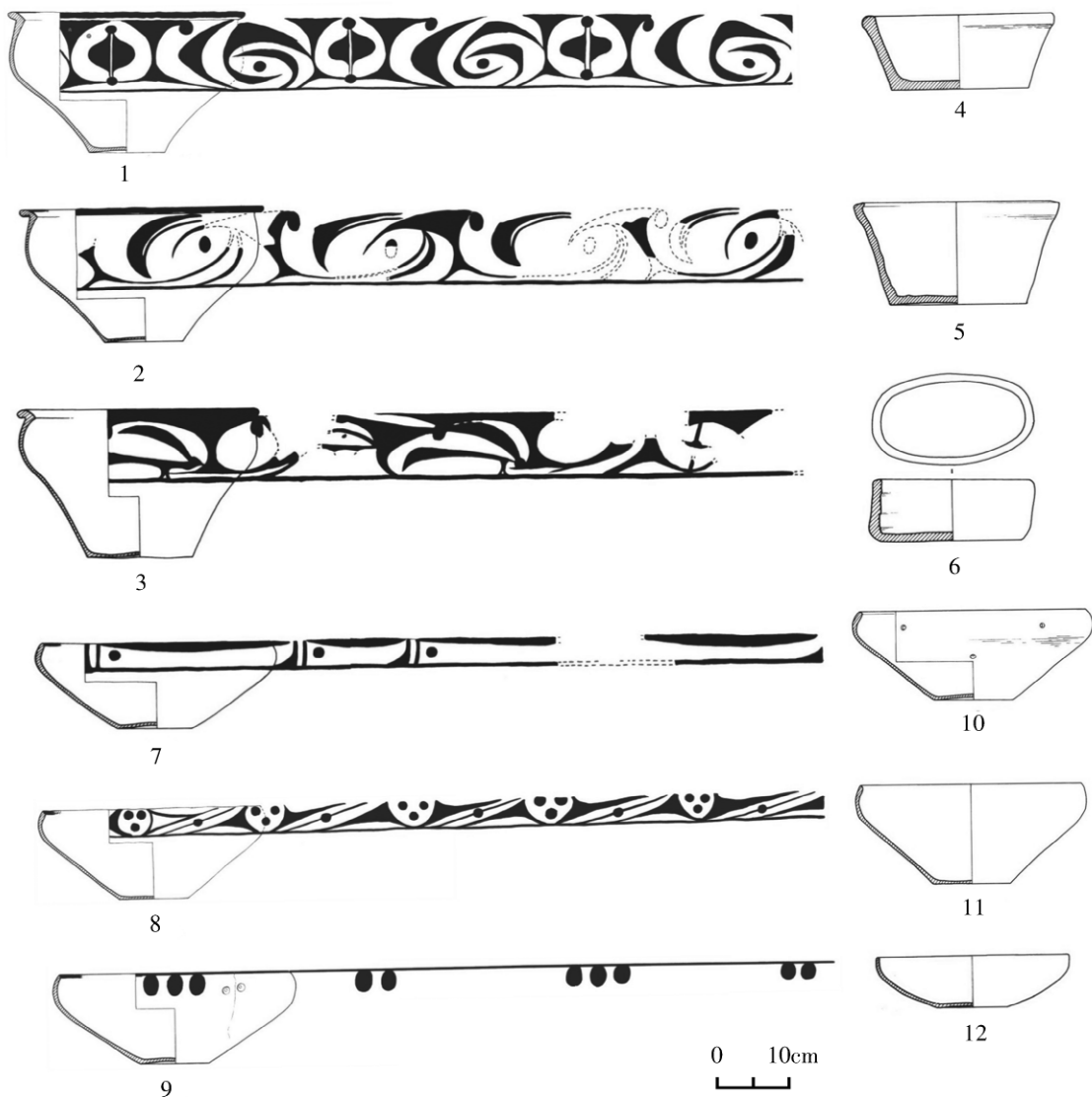
直口深腹罐 数量较多,多为夹砂,少量泥质。G8~2③:156,夹砂褐陶,敛口,圆唇,斜折沿,曲腹,平底,口沿稍外翻,通体饰斜向粗绳纹。口径28.6、腹径35.4、底径16.2、通高38厘米(图一三1)。G8~2③:152,夹砂褐陶,敛口,圆唇,卷沿,曲腹,平底,口沿稍外翻,通体饰斜向粗绳纹。口径25.8、腹径34.4、底径15.2、通高46厘米(图一三2)。

鼓腹罐 数量较少,均为泥质,灰陶多,也有少量红陶。腹部明显外鼓,口径、底径均小于腹径。H776:3 泥质灰陶,敛口,圆唇,突鼓腹,小平底,素面。口径20、腹径38、底径13.8、通高25.4、壁厚0.6厘米(图一三3)。

侈口深腹罐 数量较少,多为泥质,少量夹砂。灰陶多,也有少量红陶。颈部较高,腹部明显外鼓。H776③:8,夹砂褐陶,侈口,方唇,斜折沿,束颈,深腹微鼓,平底,腹上部两侧各有一个鸡冠形鬲,颈以下饰稀疏的斜向交错线纹。口径30.1、底径7.6、通高36.3、壁厚0.4厘米(图一三4)。

小夹砂罐 数量较多,红褐陶占绝大多数,仅少量灰陶。铁轨式口沿,直腹,器形较小。H776⑥:15,夹砂红陶,侈口,卷沿,圆唇,束颈,颈下贴塑两个小钮,其中一个已残,深腹,腹中部微鼓,下部斜收为小平底,通体饰横向绳纹。口径9.8、底径7.4、通高14.2、壁厚0.5厘米(图一三5)。H776③:96,夹砂灰陶,侈口,折沿,方唇,腹微鼓,平底,通体饰横向绳纹。口径12.8、腹径14、底径9、通高15.6、壁厚0.5厘米(图一三6)。

盆 数量较多,均为泥质。红褐陶占绝大多数,仅少量灰陶。依据腹部形制可分为直腹和曲



图一四 庙底沟文化陶盆、陶钵

1~3. 曲腹盆(H776②:7、G8~2②:40、G8~2③:12) 4、5. 浅直腹盆(G8~2①:6、G8~2③:51) 6. 匣形器(G8~2⑤:26)
7~9. 彩陶钵(G8~2③:64、H776③:83、H776⑤:41) 10~12. 素面陶钵(G8~2③:59、G8~2③:80、G8~2①: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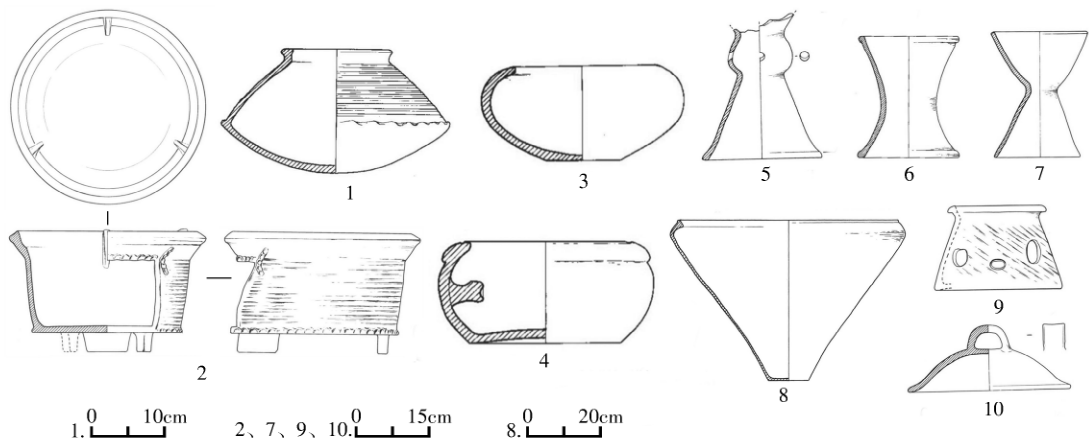
腹两类。

深直腹盆 数量较少,多为泥质灰陶,口大底小,腹部斜直,深腹,平底。G8~2②:21,泥质灰陶,素面磨光,敞口,圆唇外凸,上腹微内曲,下腹斜直收,平底。口径19.6、底径12.8、通高20.4厘米(图一三,7)。H776:28,泥质灰陶,侈口,圆唇,唇外附加泥条形成一圈宽凸棱,形似叠唇,斜直深筒腹,大平底,素面磨光,陶衣部分脱落。口径23.5、底径15.3、壁厚0.8、通高21.9厘米(图一三,8)。

浅直腹盆 数量较少,多为泥质红陶,素面,

侈口,圆唇或方唇,唇部外侧以泥条加厚,斜直腹,平底,口大底小,器身较浅。G8~2①:6,饰褐色陶衣,表面粗糙,陶衣部分脱落。口径22.6、底径16.3、通高9、壁厚1.1厘米(图一四,4)。G8~2③:51,侈口,方唇,内唇向内凸出一圈凸棱。通高11.8,口径22.8、底径16.1、壁厚0.7厘米(图一四,5)。

曲腹盆 数量较多,一般为泥质红陶,腹部外及口沿上绘制黑彩图案,多为敛口,宽卷沿,尖圆唇,上腹外鼓,下腹斜直或微内曲,小平底。H776②:7,泥质红陶,敛口,宽卷沿,上腹外鼓,下



图一五 庙底沟文化陶器

1. 釜(H776:10) 2. 灶(H776⑤:31) 3、4. 孟(H776②:4、H776:67) 5、6、7. 鼓形器(H776④:6)、H776③:21、H776③:44)
8. 瓮(G8~2④:95) 9. 器座(TG3~1③:1) 10. 器盖(H370:30)

腹弧内曲,小平底。沿面饰一圈灰色彩带,鼓腹处饰一周由圆点、对顶弧形三角纹等组成的彩绘图案。口径35.3、底径11.5、通高21.2、壁厚0.4厘米(图一四1)。G8~2②:40泥质红陶,敛口,宽平沿,圆唇,上腹外鼓,下腹斜弧收至底部,小平底,底微上凹,唇面饰一圈黑彩,肩部饰以圆点、弧线、弧形三角组成的复合彩绘图案。腹部有两对小钻孔。口径34.7、底径10.8、通高18.6、壁厚0.8厘米(图一四2)。G8~2③:12,泥质红陶,敛口,窄折沿,圆唇,上腹外鼓,下腹斜直内收,小平底。唇面饰一圈黑彩带,肩部饰有圆点、弧形三角组成的黑彩图案。口径26.6、底径10.5、通高16.8、厚0.6厘米(图一四3)。

匣形器 1件,G8~2⑤:26,泥质红陶,素面,直口,方唇,浅筒腹,平底,器身俯视呈椭圆形,腹部斜直,口大底小。口部长径18.8、短径10.6、底部长径18.2、短径8、通高6.8、壁厚1.1厘米(图一四6)。

陶钵 数量多,均为泥质。红褐陶占绝大多数,仅少量灰陶。依据纹饰分为彩陶和素面两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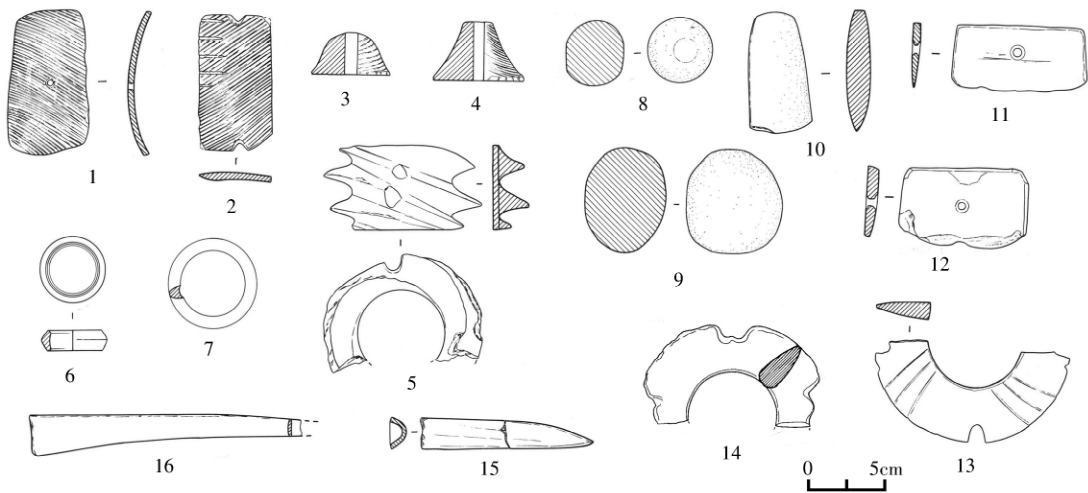
彩陶钵 标本G8~2③:64,泥质褐陶,敛口,圆唇,圆肩,下腹斜收为小平底,底内凹。口部至肩部外侧饰由黑彩圆点和弧线组成的图案,即典型的西阴纹饰。口径28.3、底径8.6、通高11.2、壁厚0.6厘米(图一四7)。H776③:83,泥质红陶,敛口,圆方唇,圆肩,腹部向下急收为小

平底。表面磨光,肩部饰以鬼脸纹、弧形三角、弧线组成的一组黑色宽带。口径23.3、底径8.1、通高10.2、壁厚0.5厘米(图一四8)。H776⑤:41,泥质红陶,敛口,圆肩,浅斜腹向下斜收,底内凹。表面磨光,口部至肩膀外侧饰一圈黑彩带,唇下饰两组对称的黑彩圆点纹,一组为三个圆点,一组为两个圆点。腹部有一对钻孔。口径28、底径8、通高10.6、壁厚0.5厘米(图一四9)。

素面陶钵 G8~2③:59,泥质红陶,素面,腹部有三个小钻孔,敛口,圆唇,圆肩,下腹斜收,底内凹。口径29.9、底径10.4、通高12.2、壁厚0.3厘米(图一四10)。G8~2③:80,泥质红陶,素面。敛口,圆唇,圆肩,下腹斜收为小平底。口径30.4、底径10.1、通高12.7、壁厚0.5厘米(图一四11)。G8~2①:29,泥质褐陶,素面。直口,圆唇,浅斜腹,底微内凹。口径19.7、底径6.9、通高5.6、壁厚0.4厘米(图一四12)。

釜 均为夹砂红陶,肩部饰满多道粗弦纹或粗绳纹,直口,矮领,斜肩微鼓,折腹,圜底。H776:10,肩部有整齐的平行弦纹,折腹部有一圈花边纹饰。口径8.8、腹径26.4、通高15、壁厚0.6厘米(图一五1)。

灶 均为夹砂陶。H776⑤:31,侈口,上部外折,尖棱方唇,唇外侧加厚,口内侧等距贴塑三个鸟喙状钮作为支撑陶釜的支架,矮筒腹,平底,下附三个长方形实心足,腹部饰横向凹弦纹,纹痕较深,灶门呈倒梯形,上缘及两侧和底部一圈均



图一六 庙底沟文化陶石骨器

- 1、2. 陶刀(G8~1①:4、G8~1②:11) 3、4. 陶纺轮(H776⑤:2、G8~2③:50) 5、6、7. 陶环(H776③:79、H776③:72、H776④:23)
8、9. 石球(H776④:26、H776④:27) 10. 石斧(G8~2④:85) 11、12. 石刀(G8~1①:5、G8~1⑦:1) 13、14. 石环(G8~2④:93、
H776③:69) 15. 骨簪(G8~1①:2) 16. 骨匕(H776:163)

贴有附加堆纹。通高 23、口径 31.4、底径 26、壁厚 0.9、足高 3.4、灶门高 11.4、宽 16.8 厘米(图一五 2)。

盂 数量少 均为泥质红陶 素面。H776②:4, 敛口 圆唇 浅鼓腹 小平底。口径 11.8、底径 6.4、通高 8、壁厚 0.8 厘米(图一五 3)。H776:67, 敛口 唇部以泥条加厚为叠唇, 唇下外侧形成一道凹槽 浅鼓腹 平底 底微内凹。腹中部内壁附贴一月牙形把手, 长 5.8、宽 3.8、厚 1.6 厘米, 把手之侧饰圆形戳印纹, 应是加固把手时的工具痕迹。口径 12.6、底径 12、通高 8.2、壁厚 0.8 厘米(图一五 4)。

鼓形器 数量较少, 多为泥质灰陶, 器表面磨光。束腰 器中空, 两端均作喇叭状, 形似两个喇叭形器的小口一端相拼接的复合体, 两端均未封口。H776④:6, 整体呈亚腰形, 一端为平唇口, 一端的喇叭形器身残损, 两个喇叭形部分连接着扁球形腰部, 腰部一周等距分布 4 个镂孔, 孔径约 1~1.5 厘米。残高 24.6、口径 20、壁厚 1 厘米(图一五 5)。H776③:21, 作平缓的弧形束腰状, 为两个喇叭形部分直接将小口一端拼接而成, 腰部无扁球形衔接部分。平唇口径 20、腰径 8.5、通高 24、壁厚 0.7 厘米(图一五 6)。H776③:44, 器腰接茬处形成一道明显接痕, 两喇叭部分一瘦长, 一矮粗。口径 16.1~18.2、腰径 5.8、

通高 24.1、壁厚 0.7 厘米(图一五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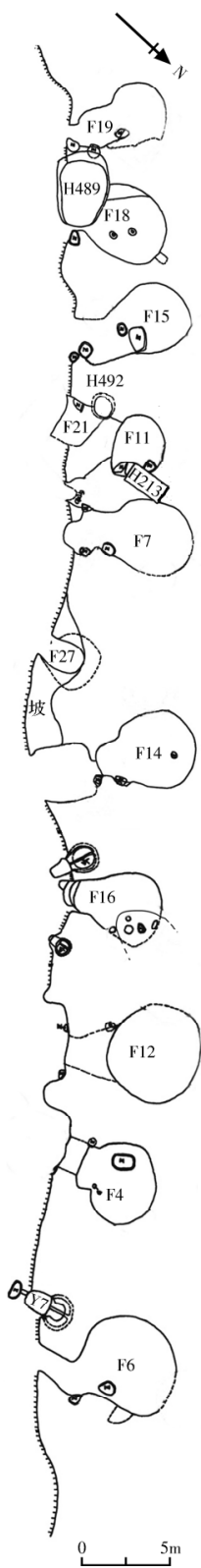
瓮 数量较少。G8~2④:95 泥质灰陶 素面, 大敛口 方唇 折肩 斜直腹 小平底。口径 64.8、底径 12.8、通高 47、壁厚 0.6 厘米(图一五 8)。

器座 数量少 均为泥质。TG3~1③:1 泥质红陶, 素面, 口小底大, 腹部有 3 个圆形镂孔, 两端均未封口。口径 15.4、底径 17.6、高 13.6 厘米(图一五 9)。

器盖 数量较少 均为夹砂陶。H370:30 夹砂红褐陶, 素面, 敞口, 斜壁微鼓, 顶部有桥形宽钮。口径 31.4、高 12.2 厘米(图一五 10)。

陶刀 数量很多。平面呈长方形, 多以尖底瓶或盆、钵等泥质陶器残片打磨而成。G8~1①:4 截面微弧, 中间有一圆形对钻小孔, 单面刃, 一面饰斜向细密线纹。长 9.2、宽 5.3、厚 0.5、孔径 0.7 厘米(图一六 1)。G8~1②:11, 两端中央有“V”形缺口。截面微弧, 单面刃, 表面饰斜向线纹, 靠近刃部有五道竖向刻槽。长 8.5、宽 6.8、厚 0.4 厘米(图一六 2)。

陶纺轮 数量较多, 可分为馒头形、圆台形和圆饼形形制。H776⑤:2 泥质褐陶 表面饰横向略呈交错状的线纹, 馒头形, 中间有一单面钻孔。底径 5、通高 1.5、孔径 0.8 厘米(图一六 3)。G8~2③:50 泥质灰陶, 表面饰横向交错线纹, 状如圆台, 纵剖面呈梯形, 中间有一单面钻孔。底径 6.7、



图一七 遗址南端断崖地带制陶作坊区遗迹分布平面图

通高3.6、孔径0.8厘米(图一六4)。

陶环 数量较多,均为泥质陶,形制多样。H776③:79,泥质灰陶,素面光滑,陶环的“肉”部横截面近似三角形。外径4.3、内径3.5、厚1.2厘米(图一六5)。H776③:72泥质灰陶,状如直筒,内壁光滑,外侧饰三道螺旋状斜向尖棱。外径9、内径5、高5.5厘米(图一六6)。H776④:23,泥质褐陶,素面磨光,陶环“肉”部横截面近似三角形。外径5.8、内径4、厚0.6厘米(图一六7)。

2. 石器

数量较少,主要有球、斧、刀、环四类。

石球 H776④:26,表面磨光,直径3.5厘米(图一六8)。H776④:27褐色,卵形。长径7.1厘米(图一六9)。

石斧 G8~2④:85,表面打磨光滑平整,平面呈梯形,双面刃,刃部一侧略有残损。长7.8、宽2.8~4、厚1.5厘米(图一六10)。

石刀 标本G8~1①:5,青灰色砂岩质,一面打磨光滑平整,一面保留石料原有表面,平面呈长方形,双面刃,刃部微残,中间有一圆形对钻小孔。长8.6、宽4.1、厚0.4、孔径0.9厘米(图一六11)。G8~1⑦:1,灰褐色页岩,器表面打磨光滑平整,平面呈长方形,双面刃,刃部残损,中间有一圆形对钻小孔。长7.9、宽5.2、厚

0.7、孔径0.9厘米(图一六12)。

石环 G8~2④:93残,灰色青石质,表面打磨平整光滑,饰6道斜向划纹,外缘有一半圆形缺口,石环肉部横截面呈中间厚外缘薄的三角形。外径14、内径7、厚1厘米(图一六13)。H776③:69残,平面呈圆形,表面打磨平整光滑,外缘有等距分布的四个半圆形缺口,环体肉部横截面呈中间厚外缘薄的三角形。外径13、内径7、厚1.3、缺口直径1厘米(图一六14)。

3. 骨器

数量较少,主要有簪、锥、匕等。

骨簪 G8~1①:2完整,通体打磨光滑,簪体呈扁平锥状,横截面呈半环形,锥尖尖锐。长12、宽1.9、厚0.3厘米(图一六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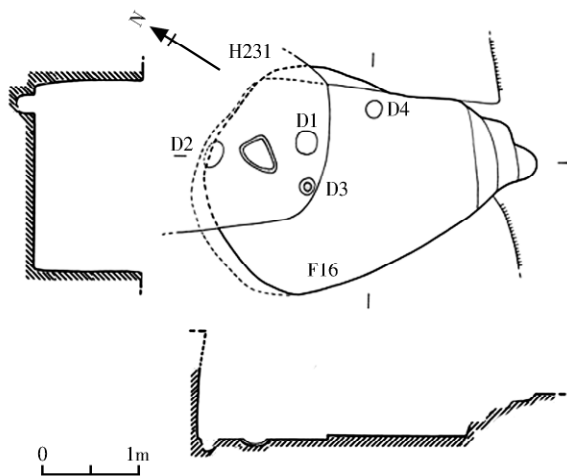
骨匕 H776:163稍残,表面打磨光滑,器身呈扁平板状,上宽下窄,窄端稍残。残长18.5、上端宽3.5、下端宽、厚0.1~0.2厘米(图一六16)。

三、半坡四期文化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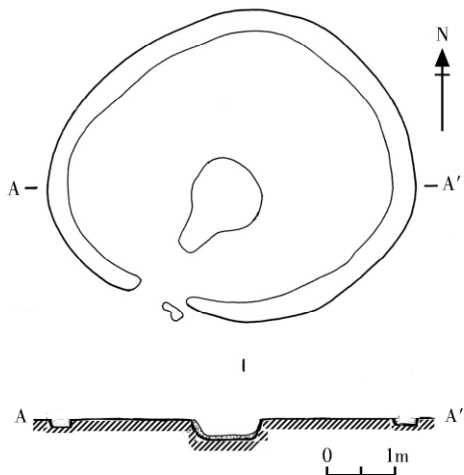
(一) 遗迹

半坡四期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遗址南区和北区的南部,共发现房址、灰坑、陶窑等遗迹单位500多个。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发掘区南端一道东西走向的断崖上发现了成排分布的房址、陶窑。现介绍如下:

1. 断崖 1条,位于遗址的最南端,西南~东北走向。这条断崖带是遗址所在台地的南部



图一八 F16平、剖面图



图一九 F53 平、剖面图

边缘。断崖以下是古泾河道淤积。

横贯断崖上、下两侧的 TG1 剖面显示, TG1 ⑤、⑥、⑦层的边缘均有一部分叠压着断崖的坡面(图四), 而最早的文化层⑦层还叠压着河道的自然淤积层, 说明这道断崖应该是古泾河冲刷形成的自然断面。

半坡四期文化的人们利用这道天然的断崖带修筑了房址、陶窑和其他设施。已经发掘揭露的断崖部分长约为 72 米, 沿断崖连续分布着 13 座房址和相间分布于房址之间的若干陶窑(图一七)。

2. 房址

遗址内共发掘半坡四期文化的房址 34 座, 其中 24 座位于遗址南区, 其余 10 座位于遗址北区南部。依建造方式可将这些房址分为窑洞式和地面式两种类型。现以 F16 和 F53 为例介绍如下:

F16 位于遗址南区 T4440、T4540 南部, 部分在 T4539 内, 开口于⑤层下, 东北部被 H231 打破。平面形状为瓢形, 长 280、宽 240、深 120 厘米(图一八)。

门道位于东南方, 自外向内有 3 级台阶, 台阶上踩踏面保存较好。三台阶宽度分别为 20、22、20 厘米, 分别距开口深约 10、40、46 厘米。

灶坑位于房址北部, 平面形状为三角形, 边长分别为 30、40、50 厘米, 上部被 H231 破坏, 残存深度为 5 厘米。灶坑的底部和壁上均有 2~5 厘米厚的青红色烧结层。

柱洞共发现 4 个, 均位于房址内部。D1 直径

25、深 35 厘米; D2 直径 15、深 15 厘米; D3 直径 35、深 10 厘米; D4 直径 20、深 20 厘米。F16 堆积中出土陶片较少, 以泥质为主, 纹饰以绳纹为主。有尖底瓶、罐、钵口沿残片, 均属半坡四期文化遗存。

结合 F16 与 H231 的关系, 推断 F16 应为一窑洞式房址, 其中 H213 应是后室窑洞破坏后残留遗迹。

F53 位于遗址北区南部的 T0602 内, 开口于 T0602 ④层下, 打破生土, 并被 H868、H874 打破。地面式建筑, 平面形状近椭圆形, 长径 535、短径 470 厘米。门道、墙基、灶坑和地面均有不同程度破坏。门道位于房址的西南部, 宽 0.9 米, 门道地面与房屋地面均为夹杂料姜石的黄褐色土。墙基为黄褐色土加少量料姜石修筑而成, 未见柱洞, 基槽残存深度约 5~10、宽 30~40 厘米。灶坑位于房址东部, 保存较好, 平面形状为瓢形。灶坑长 150、宽 105、深 35 厘米。灶坑壁及底部均抹有草拌泥, 烧结层厚约 5 厘米(图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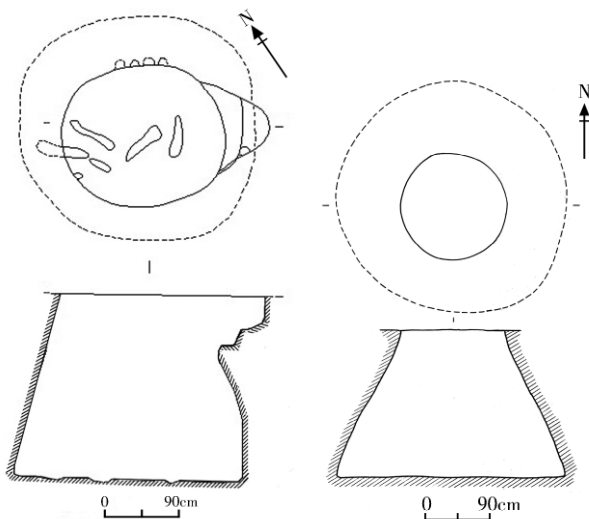
房址内部地面局部踩踏面保存较好, 均为平坦的黄褐色硬面, 踩踏面下为夹杂料姜石的黄褐色土。

F53 堆积中出土陶片较少, 可见典型半坡四期文化的尖底瓶口沿残片。

3. 灰坑

遗址内共发掘 485 座半坡四期文化的灰坑, 其中遗址北区南部 255 座, 南区 240 座。平面形状主要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 剖面以袋状坑为主, 少量为筒状和不规则形。现以 H802、H822 为例介绍如下:

H802 位于遗址北区 T0903 内, 开口于 T0903 第③层下, 打破④层、H853 及生土。坑口平面形状为椭圆形, 剖面呈口小底大的袋状, 坑壁规整, 底部平坦, 未见工具痕迹。口部长径 190、短径 166 厘米、底部长径 270、短径 264、深 220 厘米。口部一侧形成缺口, 设有 2 级台阶, 在坑壁及台阶两侧均发现有圆形小洞, 直径约 5~15 厘米、深约 7~10 厘米, 平整的坑底分布着 6 处长条形浅坑, 这些迹象可能与使用者日常上下坑的活动和实施有关。坑内填土呈浅灰色, 土质疏松, 内含红烧土、灰烬和少量木炭屑,



图二〇 H802 平、剖面图

图二一 H882 平、剖面图

并出土有少量动物骨头和陶片。陶器的可辨器类有钵、罐、盆、尖底瓶等(图二〇)。

H882 位于 T0602 内,开口于③层下,打破 H883 及生土。为椭圆形口袋状坑,坑壁规整,底部平坦,未见工具痕迹。口部长径 140、短径 130、底部直径 260、深 210 厘米。填土呈灰褐色,土质松软,包含草拌泥及红烧土块。出土少量陶片,可辨器类有平沿尖底瓶、夹砂瓮等(图二一)。

4. 陶窑

遗址内共发掘半坡四期文化陶窑 8 座,主要分布在遗址南端断崖区域,与房址相间分布。现以 Y9 为例介绍如下:

Y9 位于遗址南区 T4439 东北部,开口于④层下,F16 位于其北部。横穴窑,由火膛、火道、窑室组成(图二二)。

火膛位于窑室东侧,平面呈圆角梯形,膛口部约低于窑室底部 20 厘米,膛壁微弧,底部较平。火膛口部长 80、宽 35~53 厘米,底部长 62、宽 47、深 55 厘米。

火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位于火膛和窑室之间,实为从火膛向窑室送火的三条孔道,直径 12~15 厘米。另一部分位于窑室的底部,有三条。即中部的中央火道和紧靠窑壁的环形火道,环形火道内有两小石块将其隔分为三段。中央火道宽 15、环形火道宽 12、深 8 厘米。

窑室呈馒头状,通过火道与火膛相连,窑室底部约高出火膛口部 20 厘米。但窑室顶部已被

破坏,故现存形状为圆形袋状,开口处直径 90、底部直径 120、残存高度 42 厘米。窑室壁及底部表面均附着有厚约 5~25 厘米的青红色烧结层。

窑室和火膛内填土灰褐色,土质较疏松。出陶片较少,有尖底瓶、罐口沿残片。

5. 瓮棺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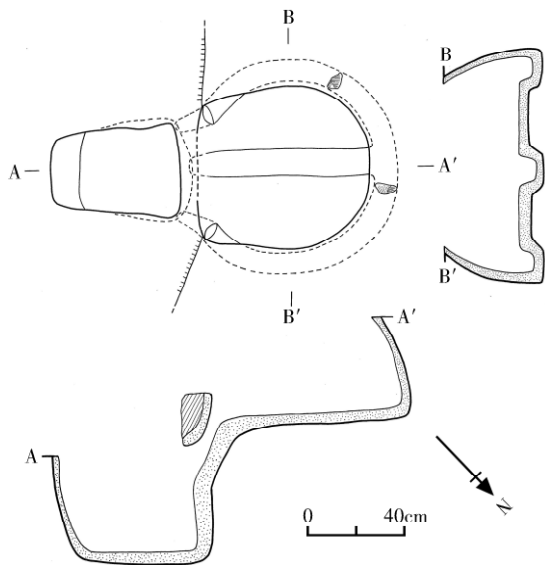
杨官寨遗址内共发掘半坡四期文化的瓮棺葬 29 座,墓穴均为长方形或椭圆形竖穴土坑,葬具多为尖底瓶、盆等器物。现以 W36 为例介绍如下:

W36 位于探方 T0903 的西南部,开口叠压等②层下,打破 H851。为圆角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筒状直壁,壁面平整,平底。墓口长 82、宽 55、深 38 厘米。内填灰褐色土,土质较硬。葬具为一平唇口尖底瓶,平放,口部向东。骸骨朽蚀严重(图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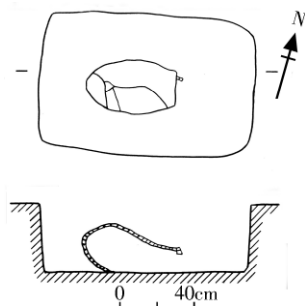
(二) 遗物

1. 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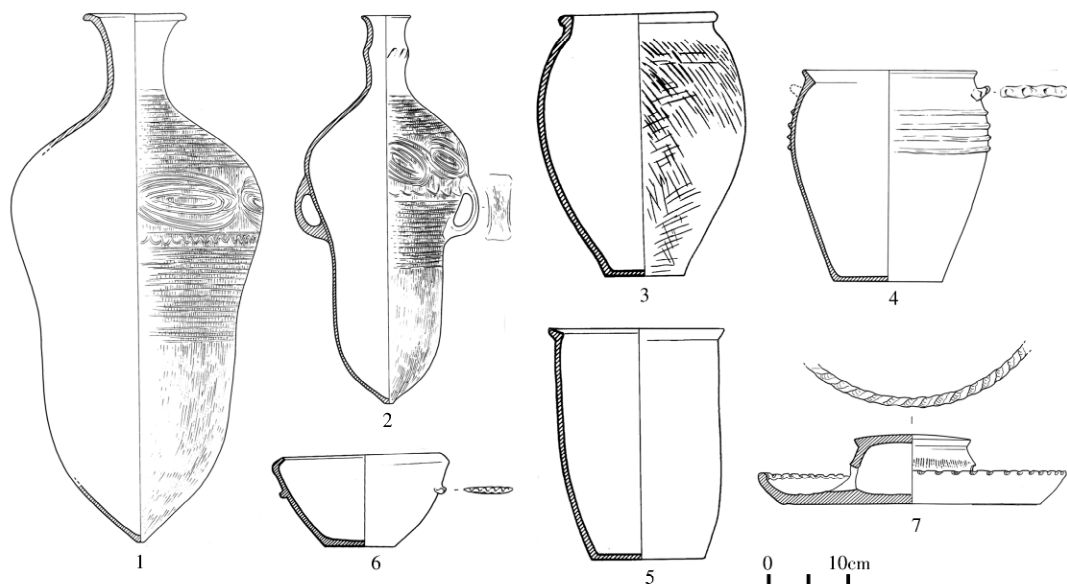
杨官寨遗址半坡四期文化的陶器以泥质陶



图二二 Y9 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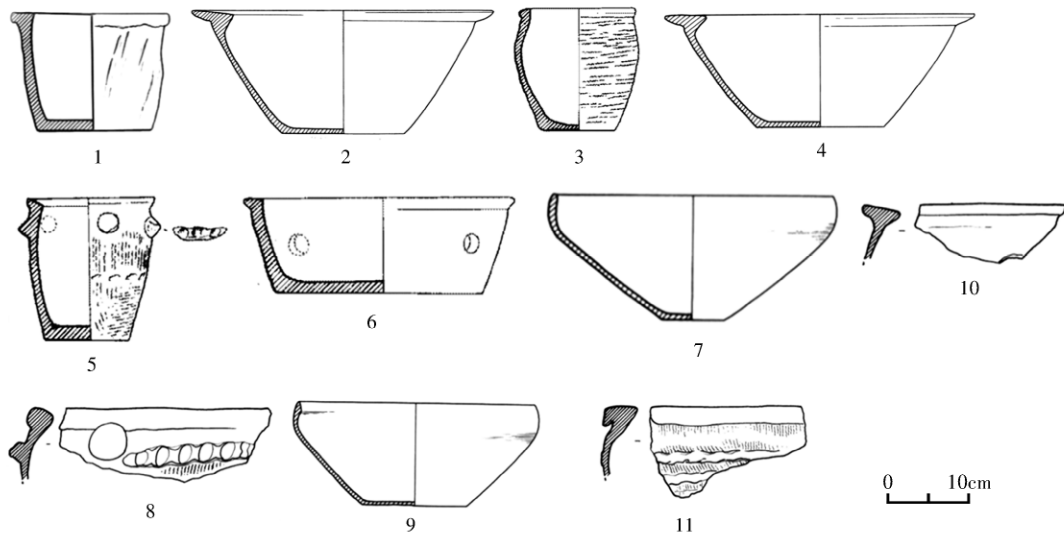


图二三 W36 平、剖面图



图二四 半坡四期文化陶器

1、2. 尖底瓶(H402:32、H402:28) 3~5. 罐(H274:13、H402:35、H25:24) 6. 钵(H492:1) 7. 陶轮(H402:2)



图二五 半坡四期文化陶器

1、3、5. 直腹罐(H402:16、H79:2、H234:1) 7、9. 钵(H402:7、H402:14) 2、4、6. 盆(H402:12、H402:22、H144:5)
8、10、11. 瓮(H402:78、H402:68、H402: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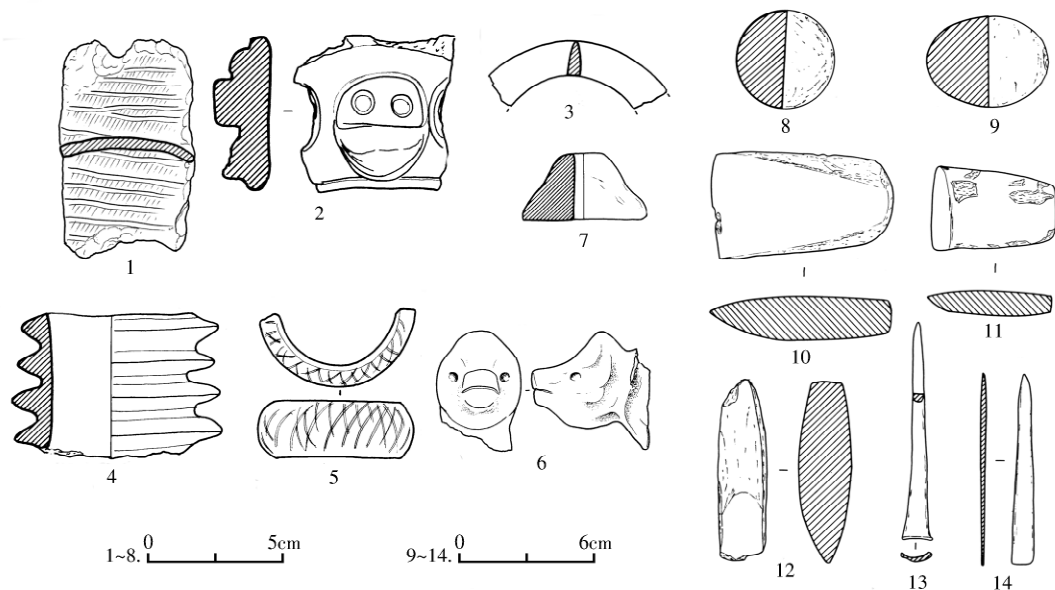
为主,夹砂次之。陶色以红陶为主,灰陶次之,还有少量的黑陶。除素面外,纹饰以绳纹、线纹为主,其次为刻划纹、附加堆纹,此外还有少数动物和人面陶塑。陶器的制法多为手制,一般为泥条盘筑,器身多经慢轮修整。主要器类有尖底瓶、平底瓶、罐、盆、钵、瓮、轮盘、刀、环、纺轮等。

尖底瓶 均为泥质,红陶多,灰陶少。依据瓶口形态差别分为平唇口尖底瓶和葫芦口尖底

瓶二类。

平唇口尖底瓶 H402:32 泥质灰陶,尖唇,折沿,细颈,浑圆肩,束腰,尖底,颈以下饰线纹,肩部有一周涡状划纹,器身上下有数道刻划纹和一道波浪纹,内壁有明显的泥条盘筑痕迹。口径12.4、高65.2厘米(图二四,1)。

葫芦口尖底瓶 H402:28 泥质红陶,葫芦状口,尖唇,细颈,圆肩,束腰,尖底,腰部左右对称



图二六 半坡四期文化器物

1. 陶刀(H402:8) 2~5. 陶环(H17:9、H402:51、H285:1、H239:3) 6. 陶塑猪首(T2738:③:6) 7. 陶纺轮(H128:2)
8、9. 石球(H351:4、H376:3) 10、11. 石斧(H125:3、H213:1) 12. 石杵(H403:1) 13、14. 骨簪(H247:6、H84②:23)

各一桥形耳,颈部有戳压纹,颈以下饰线纹,肩部有一周涡状划纹,器身上下有数道刻划纹和一道波浪纹,内壁有明显的泥条盘筑痕迹。口径6.4、高48.8厘米(图二四2)。

罐 数量较多,以夹砂陶红褐陶为主,器形大小不一。依据口沿和腹部特征可分为以下几类:

矮领鼓腹罐 H274:13,夹细砂褐陶,直口,圆唇,束颈,鼓腹,平底,通体饰交错绳纹。口径22、腹径32、底径12.8、通高40.1、壁厚0.5厘米(图二四3)。

折沿鼓腹罐 H402:35,夹砂红陶,敛口,圆唇,斜折沿,束颈,鼓腹,平底,颈下有一鸡冠状扳,器身上部有四道凸起的泥条环绕。口径26.2、底径15.2、高30.8厘米(图二四4)。

直腹罐 H25:24,泥质褐陶,素面,直口,斜折沿,尖圆唇,简直腹,平底。口径25.7、底径17、通高35.8、壁厚0.7厘米(图二四5)。

小夹砂罐 H402:16,夹砂红陶,内壁有竖向刻划纹,外壁素面,敛口,圆唇,平沿,斜直腹,平底,内侧有竖向刻划纹,器表素面。口径14.4、底径10.6、高10.7厘米(图二五1)。H79:2,夹砂褐陶,通体饰横向绳纹,敛口,圆唇,鼓腹,平底。口径11、腹径11.7、底径7、通高11.5、壁厚0.6厘米(图二五3)。H234:1,夹砂灰陶,通体

饰竖向绳纹,沿下有一对鸡冠形鏊,两个鏊之间各贴塑两个泥饼,腹中部有一周戳刺纹,敛口,斜沿,尖圆唇,直腹,平底。通体饰竖向绳纹,沿下有一对鸡冠形鏊,两个鏊之间各贴塑两个泥饼,腹中部有一周戳刺纹。口径9.4、底径5.9、通高10.6、壁厚0.5厘米(图二五5)。

钵 数量较多,均为泥质陶,红陶居多,灰陶较少。H402:7,泥质红陶,外壁素面,底部内壁有细绳纹,口内侧有轮修痕迹,直口,圆唇,斜直腹,平底。口径20.4、底径8.8、高9厘米(图二五7)。H402:14,泥质红陶,素面,敛口,尖唇,斜直腹,平底。口径23.8、底径10.8、高10厘米(图二五9)。H492:1,泥质褐陶,素面,肩下饰一对横向鸡冠形鏊,敛口,圆唇,折肩,浅斜腹,平底。口径29.4、底径13、通高16.5、壁厚0.4厘米(图二五6)。

盆 数量较多,均为泥质,灰陶多,红陶少。H402:12,泥质灰褐陶,素面,敛口,圆唇,斜折沿,斜直腹,平底。口径35.2、底径14.2、高13.4厘米(图二五2)。H402:22,泥质灰陶,素面,敛口,圆唇,平折沿,斜直腹,平底。口径35.6、底径15、高12.8厘米(图二五4)。H144:5,泥质灰陶,素面磨光,腹部相间分布四个圆孔,直口,平沿,圆唇,斜直腹,平底。口径21、底径15.7、通高7.6、口径2、壁厚0.7厘米(图二五6)。

瓮 均为口沿残片。H402:78,夹砂红陶,口部以下饰竖向绳纹,并附泥饼和鸡冠状扳,敛口,厚圆唇,平沿。残高12厘米(图二五 8)。H402:68,泥质灰陶,器表素面,敛口,圆唇,平折沿。残高8厘米(图二五 10)。H402:76,夹砂红陶,口部以下饰竖向绳纹,敛口,方唇,宽平沿。附泥条残长10厘米(图二五 11)。

陶轮 1件。H402:2,夹细砂红陶,沿上有压印形成的粗绳纹,圆盘状,轮体边缘上翘,侈口,斜腹,轮底中央有一圆台,呈覆钵状,台体下壁在烧制前被有意切去一块,形成一个孔。轮体口径36.8、底径31、高8.4厘米,中央台体的台面直径13.8厘米(图二四 7)。

陶刀 数量较多,泥质多,夹砂少。H402:8,泥质灰陶,用残陶片打制而成,两侧有打制形成的缺口。长7.4、宽4.5厘米(图二六 1)。

陶环 数量较多,均为泥质陶。H17:9,泥质红陶,残,表面饰黑陶衣,浮雕猪面、口、鼻,局部涂有朱砂。残高6、宽5、厚2厘米(图二六 2)。H402:51,泥质灰陶,圆环状。残长4厘米(图二六 3)。H285:1,泥质灰陶,残,器内壁光滑,外侧饰三道横向凸棱,状似螺旋。残外径7.5、内径4.8、高5厘米(图二六 4)。H239:3,泥质灰陶,圆环状,表面饰交错线纹。二分之一残缺。直径4.5、环面宽2厘米(图二六 5)。

陶塑猪首 1件。T2738:③:6,泥质红褐陶,残缺,仅留头部。圆雕捏塑出猪首,再戳刺、刻划出猪嘴、鼻及双眼,栩栩如生。残存长5、宽4厘米(图二六 6)。

陶纺轮 H128:2,完整,泥质褐陶,馒头形,中间有一单面钻孔,表面饰横向略呈交错状的线纹。底径4、高2.5、孔径0.8厘米(图二六 7)。

2. 石器

数量较少,主要有球、斧、杵三类。

石球 H351:4,完整,黑色青石质,球形,表面磨光,多处磕豁。直径4.8厘米(图二六 8)。H376:3,完整,灰色花岗岩质,鸡蛋形,表面磨光。长径5.9、短径4.4厘米(图二六 9)。

石斧 H125:3,完整,黑色青石质,平面呈梯形,双面刃,刃部一侧略有残损。表面打磨光滑平整。长8.9、宽5.1、厚2.1厘米(图二六 10)。H213:1,完整,黑色青石质,平面呈梯形。双面

刃,表面磨光,多处磕豁。长6、宽4、厚0.8~1.2厘米(图二六 11)。

石杵 H403:1,完整,灰黑色青石质,平面呈梯形,双面刃,刃部一侧略有残损,表面多处磕豁。长8.9、宽5.1、厚2.1厘米(图二六 12)。

3. 骨器

数量少,主要有簪、锥等。

骨簪 H247:6,完整,平面呈扁平锥状,截面呈扇半环形,锥尖尖锐,通体打磨光滑。长10.6、宽1.5、厚0.2~0.4厘米(图二六 13)。

骨锥 H84②:23,完整,器身呈扁平片状,一端平齐,一端尖锐,表面打磨光滑。长9.3、宽1、厚0.1~0.3厘米(图二六 14)。

四、结语

杨官寨遗址的仰韶时期遗存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庙底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两个阶段。

杨官寨遗址属于庙底沟文化的遗存分布较广,出土文物数量众多,本简报仅可介绍其大概情形。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的遗存与华县泉护村一期文化^[5]的时间跨度大致相当,文化面貌也相近,《泉护村》报告曾论及泉护一期文化的时空范围和文化面貌,本遗址的考古收获支持这一认识。如W18的两件重唇口尖底瓶与泉护村H1075:02、T205③:01形态相近;H776:92、G8~2②:32两件葫芦口瓶与泉护村H1075:3形态相近;彩陶钵G8~2③:64与泉护村H1055:01形态、纹饰相近;釜H776:10与泉护村H1059:01形态相近;灶H776⑤:31与泉护村H180:648形态相近,以上所列的重唇口尖底瓶、葫芦口瓶、彩陶钵和釜灶均属泉护一期一段。罐H776③:8与泉护村H317:04形态相似;罐H776:3与泉护村H317:151形态相近;罐G8~2③:156与泉护村H224:502~1形态相近;彩陶钵H776③:83与泉护村H1089:826形态相近,图案中均有人面纹;彩陶盆H776②:7、G8~2②:40与泉护村H14:01、H224:501形态相近,其中G8~2②:40彩陶图案与泉护村H14:02、H205:01相近,以上所举罐、彩陶盆、彩陶钵均属泉护一期二段。除以上两段遗存外,杨官寨遗址中亦存在少量相当于泉护一期三段的遗存。杨官寨遗址的文化面貌属庙底沟文化,但出土的动

物纹饰彩陶(图版五 3、4),镂空人面饰陶器(图版六 1、2、3),联体釜灶(图版六 5),巨型陶祖(图版六 4)则在同期遗址中少见。

杨官寨遗址的半坡四期遗存中以 H402 最具代表性,出土器物组合中有平唇口尖底瓶、葫芦口尖底瓶、鼓腹罐、宽沿盆等器物。其中平唇口尖底瓶 H402:32 与福临堡 H123:1、案板 H17:8 形态相近;鼓腹罐 H402:35 与福临堡 H24:20、案板 H19:2 形态相近;尖底瓶上饰类似彩陶图案划纹的作法与福临堡相同,以上所举器物属福临堡三期^[6]和案板二期^[7]。但杨官寨遗址葫芦口尖底瓶较福临堡和案板为多,宽沿盆不见与福临堡同期遗存,同时宽沿盆与案板所出浅腹宽沿盆不同,这可能体现了与关中西部的地区性差异。杨官寨遗址除以 H402 为代表的半坡四期遗存之外,尚有一些略早于 H402 和晚于 H402 的遗存。晚于 H402 的遗存中有喇叭口尖底瓶,该类遗存较少,可能部分遗存的年代已经跨入泉护二期。杨官寨遗址的半坡四期文化遗存比较典型,但遗址中出土的陶轮(图版六 6)、浮雕人面饰陶器及大批量成组出土的尖底瓶则在同期遗址中少见。

遗址北部发现的庙底沟文化环壕的聚落,使杨官寨遗址成为国内目前所知庙底沟时期唯一一个发现有完整环壕的聚落遗址,这显示出杨官寨遗址在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聚落群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遗址距“泾渭之汇”不远,考虑到河流在古代交通和人群流动中的作用,我们猜测这一庙底沟文化聚落可能是一较大的区域内的中心聚落。其次,西门址两侧环壕内(编号为 H776 和 G8~2)成层分布的陶器^[8],显然是伴随着环壕被人为地以灰土填埋的过程周期性放入的。陶器种类也比较特殊,镂空人面纹覆盆、成组出现的鼓形器(器座)等,环壕其他地段内还出土大型陶祖,以及没有火门、没有釜底部的非实用连体釜灶等特殊器类,就连常见的器类如盆、钵之上均有精美的黑色彩绘,彩绘题材除庙底沟文化流行的圆点、弧线三角纹之外,还有蜥蜴纹等特殊题材。这些现象不仅表明杨官寨庙底沟文化内涵的特殊性,而且涉及到当时人们周期性地宗教活动或精神信仰领域的内容。总之,这一发现为学术界研究庙底沟文化聚落问题提供了丰富资料,加上其相对完好的保存状况等,均使它成为探索庙底沟文化

聚落布局与社会结构等问题的重要线索。

在遗址南部边缘的断崖上发现了成排分布的房址和陶窑;同处该区域的 H402 中出土了生产陶器的工具—陶轮、成批的尖底瓶和宽沿盆等器物,此外还出土大量未经烧制的陶器坯残块;此外在断崖以北还发现两个怀疑为取土场所的大型灰坑,这些现象表明断崖附近是遗址的陶器生产区域。这一区域可能是聚落的一个功能分区,也可能整个聚落都是围绕着这里的陶器生产而形成的,对其进一步认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渭河流域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这种制陶作坊区是第一次发现,这种作坊区可能意味着一种专门化的陶器生产,同时也可能存在一个与陶器有关的贸易网络,这是一个新的需要探索的课题。

杨官寨遗址连续数年的田野考古工作收获颇丰,丰富了对庙底沟文化及半坡四期文化的认识。但是关于杨官寨遗址所出两期遗存的分期和源流研究还需更进一步,此外在宏观的聚落层级划分、聚落内的空间分布、居民的经济生活等方面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探索。

领 队: 王炜林

发掘人员: 张鹏程 袁明 张伟 郭小宁
马明志 李明 丁岩 孙伟刚
王 东 刘思哲等

执 笔: 王炜林 张伟 张鹏程 郭小宁
袁 明 马明志

绘 图: 刘君幸

照 相: 张明惠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J]. 考古, 2009(7).

[2] 同[1].

[3] 同[1].

[4] 由于我们以遗迹发现发掘的顺序依次编号,因此,环壕的不同段才会有 G1、H776、G8 的命名。

[5]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华县泉护村[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6]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 宝鸡福临堡[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3.

[7] 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专业. 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8] 同[1].

(责任编辑 张鹏程)